



#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

甫跃辉 | 云南保山

春节前一个月左右，订好了高铁票和机票。计划是先高铁到合肥，待几天，再飞机回保山。年二十八这天下午，从上海出发，一路口罩，到合肥高铁站时，刚下车，看到有几个人用推车拉着几箱东西，是防护服。心里一咯噔，感觉情形不是很好了。

当天晚上要到合肥乡下，出租车司机不认路，只能让亲戚来接，等在路边时，整条马路上没几个人，四处的灯火也有些昏暗。亲戚的车七拐八弯，把我们送到乡下，一个叫做“相城”的小村子。天全黑了，十来栋低矮的小房子排成一排，昏昏的灯火，叹息似的。

我想，相城这样的小村子，就是现在文学作品或者媒体报道里那种破败萧条的农村吧？年轻人都走掉了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，每天在门口种种菜，聊聊天。有位老人还在门口种了虞美人，每到夏天，红红一大片。现在还是冬天，虞美人还没长出来，只能看到一些瑟缩的蔬菜。到处都很荒凉，乌鸦在树枝间飞来飞去，抖落的是冷冷的气氛。这儿是真冷，还好住在刚加盖的二楼，有空调，有热水。大家聊天时又说起疫情，说今年都没什么人来给老人拜年了，大家都怕。又说起有个亲戚在武汉读书，不知道回来没有。刚刚收拾停当，手机上看到一个帖子，丁香医生的“全国新型肺炎实时动态”，点开一看，确诊和疑似病例都已不少。当天睡得晚，没多久，看到新闻，武汉封城了。

几天都没什么事，不过吃睡二字。不吃不睡就是在看手机。微信朋友圈里几乎都是关于疫情的，有好几位老家的朋友问我有没有回，还有的劝我别回了。而机票早早订好了，计划是我独自带着小朋友回家。我们商量后，决定不带小朋友回了，就我一个人回。我好多年没到过武汉也没到过湖北了，也很久没接触过武汉或湖北来的人，也没感冒发烧，只是有点儿咽炎，好几个月了，偶尔还会咳嗽。回去的路上，自己多小心就是。我把票改签了，提前到大年初三日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没什么地方可去，只能一直窝在屋里。初二这天，透过窗户望出去，下雪了。悉悉索索，好大的雪！睡了一觉醒来，雪仍然在下着。和小朋友到院外去踩雪，一路都是雪水，小朋友不管这些，非常开心，不时蹲下用戴着手套的小

手抓雪。我站在雪地中，雪还在下。四处看看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地里的菜蔬都遮没了。身后的一排小屋，似乎更低矮了。偶尔有人出现在门前，瑟缩着，有的戴了口罩，有的没戴。没人说话，没人放炮，天地一派肃静。两只乌鸦在树枝间飞来飞去，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食物。想起《死者》那震撼人心的结尾：“……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，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，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。”在武汉，在湖北，也有这样一场大雪么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也落在深陷于这场疫情的人们心上。

丈母娘说，如果第二天雪不化，那我也去不成机场。我的心不由得悬起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丈人开车来送我们，先送我去机场。路边都是积雪，路上车很少，一路非常通畅。到了机场，我戴好口罩下车。看到机场外的人们都戴着口罩，测量体温后进入机场。到登机口，也几乎所有人戴着口罩。没人说话。都在低头看手机。

飞机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，而我接下来飞保山的航班在 T3 航站楼，中间需要坐摆渡车。上了摆渡车才发现，整辆车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司机。上飞机时，有工作人员站在廊桥上，挨个量体温。到保山机场后，出站口又站着个工作人员，量体温。出机场后，看到有几个穿防护服的人站在一辆救护车边，一副做好了万全准备的样子。

打电话给朋友早早联系好的司机，司机说他停运了，遂在门口随便问了辆出租车，用方言问，能不能送我到施甸。司机说可以。司机戴着口罩，和我说起头天送的一家河北的客人，在高速公路上被拦住了，一家人被劝返了。我们在高速上倒没遇到检查的，直到下了高速，进去施甸地界，在水长乡，碰到检查的人了。摇下车窗，量了体温，又要查身份证，问我，你一个上海人跑到施甸来做什么？我用方言说，我不是上海人，我就是施甸本地人。对方说，在上海读书啊？我想，难不成戴了口罩还能减龄？又一个人说，回家乖乖待几天啊。

回到家里，爸妈也在说疫情的事。家里几个口罩，而且我这咽炎还是频频作祟，得弄点儿针对性强的药。问县城一位医生朋友有没有口罩，说是有的，我找了

车到县城，朋友不让我进医院，而是和她女儿戴着口罩在路口等着我。朋友递给我一大包东西，有口罩，还有草药，说可以泡脚增强抵抗力，还有一种熏香，大概也是起到消毒作用吧。

其时，保山已经有确诊的新型肺炎患者了，但施甸还没有，不过听朋友说，也有几例疑似的。又听另一位朋友说，有好几个从武汉打工回来的，都在隔离，还有个老太太，发烧了，送医院了。

县城看不见多少人，到药店买了治咽炎的药，又给妈买了些常用药。

回家后过了两天，住得不远的红轮到家里喝酒。红轮妻子是医生，刚刚下班，也一道过来。说起来红轮家有个亲戚，两个月前从武汉回来，后来疫情爆发，去做了检查，没事。大家笑说，即便没事现在也不敢见他。又说起隔壁村也有从武汉打工回来的一家人，也在隔离。同学杨续升说，他的烧烤店关门好一阵了。又说到谁，外出办事都找不到饭吃，没饭店做生意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，给做了个蛋炒饭，还盛到一次性餐盒里让他到外面吃。说话间喝了不少酒，气氛热络起来，仿佛疫情早已远离。

网上各种消息吵吵嚷嚷，真的假的，很多一时难以分清。身边也有各种消息，比如有人抢购大米，“水墨施甸”公号因此发了帖子，说县里生活物资很充足；比如县里很多基层公务员变得更忙了，本来今年要脱贫，就够他们忙的了，现在更是忙得“脱一层皮”；比如，县里在很多交通要道设了卡点，每个点都得几个人守着；比如，红白喜事都不办了，全县一共取消了五百多场；比如，一对年轻人这几天要结婚，男的是警察，女的是医生，婚也没法结了，都扑在这场抗战战争的最前线……在施甸这个偏远小县，医生、警察、公务员等等无数的人在和看不见的病毒作着斗争。

我不时看一下“全国新型肺炎实时动态”，确诊的人越来越多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。有种艰于呼吸的感觉。保山的确诊病人也多了。现在是二月二日凌晨三点，保山已经有八例确诊病人，隆阳一例，龙陵一例，而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腾冲，刚刚确诊了第五例输入性患者。当然，也有好消息，保山的另外两个县，施甸和昌宁至今没有一例确诊病患——施

这种做菜方式，后来在外学习和工作多年，吃够了炒菜，却是无比想念家乡的煮菜。

初四初五，去爬山。路过一棵饱经岁月的苦楮树，细哥告诉我：苦楮树在长大之前，叫楮树，等到长大结果了，果实可以用来加工豆腐，微苦而凉，就叫苦楮树。这棵老树身上挂着一块蓝色牌子，上面写着它的学名——苦楮栲。在植物学家那里，在城里人那里，这棵树从发芽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有一个固定的名字苦楮栲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农村人看待一种植物，看到的不仅仅是它的生物属性，而且是它的整个生长过程。就好比看待一个人，小时候大家喊他的乳名，上学了大家喊他的学名，等他终于老了，大家喊他“老王”“老张”，而他们兄弟之间的称呼也在悄悄发生变化，大家很少直呼“哥、弟”或名字了，而是喊：老大、老二、老三……

爬河东的山，山腰有田有地，叫“十



甸的那几例疑似病患，经进一步检查后，排除了嫌疑。

昨天下午，邻居阿和哥来敲门，说看到我在屋顶。一开口，聊的还是疫情。阿和哥到浙江义乌打工，回来半个多月了，前几天还去医院做了验血等各种检查，花费三百六十块，确认没任何问题。阿和哥觉得三百六十块贵了，妈说就当花钱买个心安。渐渐说到别的，阿和哥说，他儿子老江桃以后不出去打工了，回家烧猪头卖。为了学烧猪头，老江桃和他妻子，到梁河学了二十多天，花了一万五千块学费。想起几天前对门阿超哥过来说了几句话，也说他不去南伞打工了，两个女儿也要接回来上学。

几乎每天阳光灿烂，温煦如春。世间万物，都在熠熠闪亮。我还没到后院看过奶奶，奶奶九十七岁了，我怕自己会不会带着些什么病毒感染了她，又觉得自己过于一惊一乍。但我在屋顶听到奶奶说话的声音。我经常待在屋顶，四处看看。看四面的大山，看山脚刚修好的保施高速，看油菜花，看村子，看房子。每次回老家，都有新房在盖，这次回来也一样。汉村和相城是非常不一样的乡村，这儿还有很多年轻人，还有很多崭新的生活。疫情总会过去的，生活也总会继续。

2020年2月2日 3:13:25

(上接第5版)

按照以往我们家族惯例，每到过年时，就要把常年在外的年轻一辈聚集到一起吃饭，也就是说，各家各户轮流办一次酒。结果妻子不去，也不让孩子去。大哥大嫂他们说起武汉肺炎的严重情况时，觉得我妻子的想法非常不对，大家还当即商量下来，今年不再搞聚会了。

原计划初三下午返回M县，但现在到处封路了，只得等待开禁日期。女儿的奶粉罐马上见底，但这种牌子的奶粉四十里外的县城才买得到。微信联系二十里外镇上的母婴店，告知有飞鹤、贝因美等奶粉。我们决定选择飞鹤作为替代。初二下午四点半，我骑摩托从家里出发，天色阴沉，冷，无风，四野无人，公路两边的房子也都紧闭着大门，整条公路仿佛是为我一个人修建的，摩托车跑出了悠悠飘飘的感觉，我是第一次骑到了80码的速度。眼前是绵延不尽的田野和山脉，仿佛大战在即，临阵以待的不是人类，而是

大地。

到镇上的时候，看到母婴店的卷帘门半挂着，卷帘门里的玻璃门上了锁。再次与老板微信通话。他从二楼探出头来望了一眼，下楼时已戴起了口罩。老板说：你看，镇上所有店都关了。根据县里的通告，为保证市民的生活，城区有三家大型超市照常营业。

这几天，每天都起得迟，九点多才起来，母亲早已将饭煮好了。每餐都吃“吊锅”，就是在火塘之上吊起一只铁锅，肉、鱼、豆腐、粉丝、青菜等各种各样的菜都可以加在一起“煮”。在我的家乡，从我父亲这一辈往上，是没有“炒菜”和“炖汤”的生活观念的，凡菜必煮。只不过，平时的煮菜，多半是清汤寡水，不会像过年这般丰盛。只是到了21世纪初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，在年轻一代当中，才慢慢兴起了菜要炒着吃的理念，但大家依然不习惯喝汤。我是吃着煮菜长大的，很多年里真是讨厌

二弯”，山顶叫“斗笠埡”。十二弯的梯田完全荒弃了，有的长满了芭茅，地里种满了板栗树；斗笠埡是我在少年时代经常放牛的地方，如今已是草木丛生，荆棘遍地，无路可走。一眼望去，我们曾经常常攀爬的巨石，如今也不知道隐藏在哪里了。爬河西的山，经过一个小湾，湾里的几家人都已经搬走了，留下两栋楼房——一栋还是崭新的，另一栋已被拆除，只剩残垣断壁；还有几间破旧的牛栏，牛栏的窗户空空的，静静的，像是等待的眼睛；湾子四周有好几棵古树，定是某一代祖先亲手植下，代代相传，它们才会被保护得如此完好。以前去姑爷家拜年的那条古道，如今长满野草和灌木，直到去年，二姑还在走。但二姑再也不能回娘家了，去年四叔逝世后一个月，二姑也走了。我不知道二姑是不是行走在那条古道上的最后一个人，但我知道，它也许会像许多其他的山路一样，终把自己归还给草木和走兽。